

包天笑著

劍影樓回憶錄

遐翁



色天笑著

劍影樓回憶錄

吳湖帆著



釧影樓回憶錄

包天笑著

大華出版社出版

香港希雲街三十六號六樓

大同印務公司印刷

香港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1971年6月第一版

定價：平裝本九元  
精裝本十五元

## 劉影樓回憶錄序

姑蘇天笑包先生誕生於一八七六年，距鴉片戰爭祇三十五年，現高壽九十六歲。這本劉影樓回憶錄撰著於先生七十四歲，先後分期刊登於香港大華半月刊，晶報，現由本社出版單行本。

回顧先生誕生以來這九十五年，正是我們祖國在各國帝國主義蹂躪侵畧中，逐漸覺醒，經過兩次大革命，從封建社會蛻化爲資本主義社會，又從資本主義社會革命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劇烈與痛苦的變化過程。這九十五年來的洪流，真是波濤洶湧，險惡萬分，不但我們四千年來歷史上從未經歷過；就在世界史上，以短短近百年時間，接連跨越兩個歷史階段，也是僅見的。因此，我們處身在這個洪流之中，每一返顧，雖祇三五十年前事，已彷彿隔世，很難了解當時的社會與人民生活情況了。例如，今天四十以下的人，往往無法想像抗戰以前的中國；解放後出生的孩子們，決不會想到蔣介石統治下，中國竟然一盤散沙地漫無組織。就以筆者本人來說，雖然生在五四時代，並且好讀歷史，然而對於清末民初那個時期，總是感覺隔膜。

約畧計來，先生過去這三個世代恰好相當於中國現代史的三個時期：第一個三十年左右，帝國主義的軍艦大炮打破了我國自高自大的閉關孤立，無時無刻不在帝國主義欺侮下，隨時有被瓜分的危機。於是，搢紳階級與知識分子醞釀民族革命與資本主義革命，以期推翻滿清專制統治，挽救國家。第二個三十年左右，則是中國資產階級對封建殘餘勢力與外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精神可以五四運動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拒強權」爲代表。可是，對內則國賊層出不窮，此伏彼起，除不

勝除；對外則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強權拒無可拒。內憂外患，民不聊生，乃引起了第三個三十年的無產階級革命。

先生親身經歷了這三個偉大時代，尤其在第一個階段中，盡了許多啓蒙的責任。他早在光緒二十多年時，就會合同志在蘇州創辦了空前絕後的木刻月刊，這是中國最早的雜誌之一。他又在中國現代教育萌芽之初，就從事教學與教育行政。中國第一個翻譯西洋學術典籍的嚴復所譯「穆勒名學」，「原富」等七書，是中國士大夫認識在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以外，尚有學問的震天巨雷，却又是先生二十歲後任職金粟齋譯書處時經手校印的。從那時起，先生積極參加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也結識了那個時期全國第一流的文人學者，巨宦偉人。今天我們覺得已成歷史上人物的嚴復、張謇、蘇曼殊、李叔同、章太炎、汪精衛、史量才……或是先生會親炙過的前輩，或是先生文字之交，或是共同宴游的朋友。是以先生在回憶錄中娓娓敘述當年知識分子、學校、學生、報館種種，使我們對那個時期的社會，以及知識分子的生活思想，增加了許多親切的認識。

尤其難得的是，先生撰著本書時，雖已年逾古稀，記憶力仍非常強。書中隨時記錄着光緒初葉至民國十年前後的物價、薪金等資料。在我們後生小子看來，簡直像讀史記貨殖列傳一般珍貴與驚奇。書中記載家庭與親戚、朋友時，先生又隨時提供了許多民國以前的工商業情況，無一不是經濟史的可靠史料。

左拉對他的傑作「盧貢家族的家運」曾自稱爲法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優生學史。一般學者也許之爲那個時期的自然與社會史。我們覺得先生這三十多萬字的回憶錄，確是清末民初的社會史、經濟史，尤其是文化史的最珍貴的資料。相信後世研究中國這個偉大時代歷史學者，必將視本書爲枕中秘籍！

先生是成名近八十年的老文學家，文字優美，有目共睹，無煩詞費。筆者祇願在此提出本書兩個特點：第一是深厚真實的感情。先生於師友、學生、親戚，處處流露出他的真性情；最令人感動的却是先生誠摯的孝思。試想一位矍然老翁，孫曾滿堂，還時常在夢中依戀慈母懷中！這種純孝的孺慕之情，真足以風這個世紀末的澆薄。其次是坦白。本書敘述小火輪烟蓬上的邂逅；在上海花間的應酬；以及訪問日本時的冶遊，毫無諱飾，從此可見先生坦率之一斑了。正因為所述都是真情實事，令人讀來分外動人。輒近港台出版的回憶錄與傳記，可稱汗牛充棟。可是，大概作者都是些英雄好漢吧，寫的都是自己豐功偉績，至少也是交遊的光寵，使人讀來好像走進了一座大廟，觸目皆金碧輝煌的泥塑木雕。本書則不然，所述祇是一個書生的日常生活。就是講到那些奇人逸士，如張謇、陳獨秀、曼殊、弘一等，也各有各的眞面目，沒有什麼天縱英明，或不食人間烟火的描寫，既非超人，更不是神聖，有各人的個性，也有人的缺點，是有血有肉的眞人。一言蔽之，本書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眞實的平庸。而這些庸言庸行，經先生平淡樸實的素描，都生動地重現於讀者心目中，甚至使我們讀來彷彿處身於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古老的蘇州與剛剛開始繁榮的上海舊租界中，面對着那些秀才、舉人、學者、作家……。

唯一令人惋惜的，本書似乎只寫到民國十年以前，沒有把以後兩個世紀紀錄在內。我們祈禱先生老而彌健，繼續寫下去，到我們祝賀他老人家百歲華誕之日，能見到以後七十年的回憶錄的出版。這本回憶錄能由大華出版社出版，是我們大華同人最大的光榮。而先生囑咐我這個後生小子寫一篇序，更是我生平最大的榮寵。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柯榮欣書於大華出版社

## 自序

距今二十餘年前，清夜夢迴，思潮起伏，因想到年踰七十，蹉跎一生，試把這個在前半生所經歷的事，寫些出來，也足以自娛，且足以自警。先從兒童時代，寫了家庭間事，成數萬字。既而興之所至，從青年時代到中年時代，斷斷續續，一直寫下去，又成了若干萬字。後經流離轉徙，意興闌珊，也遂擱筆了。實在說來，那時的記憶力更不如前了。此種記載，原不足存，更不足以問世，或存之爲兒孫輩觀感而已。但我輩既生存於這個時代，又薰染於這個境界，以欲留此鴻爪的一痕，又何足怪。古人有五十而知非之說，我已耄矣，應更知既往之非，有以自儆。但友朋輩却說我所記述，既可以作近代史的參證，又可以觀世變的遺蛻，那就益增我的慚感了。這個回憶錄，先曾登載於「大華雜誌」，後又連載於「晶報」，今又承柯榮欣先生的不棄，爲之印行成書，而高伯雨先生則爲我訂正，感何可言。迴想舊游，常榮夢寐，亦思追憶前塵，而時不我予。今者衰病侵尋，神思滯塞，眼花手顫，憚於握管，因綴數語，叙其顛末。

一九七一年二月在香港，

吳縣包天笑時年九十六。

## 緣起

我寫此稿，在一九四九年五月，我那時七十四歲了。我的記憶力已日漸衰退，大不及從前，有許多經歷的故事，忘了它的頭緒，有許多結交的朋友，忘了他的名字，恐怕以後，更不如現在了吧？有時我的兒孫輩，問起我幼時的事，有些是茫然莫知所答了，有些也只是片羽殘鱗，雖然僅是個人的事，也好像是古人所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了呀？

昨天夜裏，忽得一夢，夢着我已變成了一個八九歲的兒童，依依在慈母之側。我的母親，還是那樣的年青，還是那樣的慈愛，可惜那不過一剎那之間，我便醒了。母親不會和我說過什麼話，也沒有什麼表示，我醒後却不能忘懷。其時已是天將微明的時候，窗外的白雄鷄，已在喔喔啼了，我再也不能重續殘夢了，我雙目爛爛，至於天曉。

我以行將就木之年，我比中國人最尊敬的孔夫子，已多活了一年，而忽然得了此夢，雖然我對於幼年的夢，常常做的。爲了睡不着，引起了我枕上的種種回憶，但是那種回憶，也是一瞥即逝，似春夢無痕。因此我便把此刻還可以記憶的事跡，隨便的寫點出來，給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看看，以時代變遷的神速，他們也許爲了追思往事，而增添一些興味吧？



# 目 錄

|          | 頁 數 |          | 頁 數 |
|----------|-----|----------|-----|
| 柯序       |     | 我的近視眼    | 四〇  |
| 自序       |     | 兒童時代的娛樂  | 四四  |
| 緣起       |     | 在新年裡     | 五一  |
| 我的母親     | 一   | 我的拜年     | 五四  |
| 上學之始     | 三   | 自桃花塢至文衙弄 | 五七  |
| 上學以後     | 七   | 記顧九臬師    | 六二  |
| 我的父親     | 一〇  | 桃塢吳家     | 六五  |
| 三位姑母     | 一三  | 扶乩之術     | 六八  |
| 我的外祖家    | 一六  | 出就外傳     | 七二  |
| 自劉家濱至桃花塢 | 二〇  | 記朱靜瀾師    | 七六  |
| 中落時代     | 二四  | 讀書與習業    | 八一  |
| 兒童時代的上海  | 二七  | 小考的預備    | 八四  |
| 延師課讀     | 三二  | 考市       | 八八  |
| 記姚和卿先生   | 三六  | 縣府考      | 九一  |

|               |     |               |     |
|---------------|-----|---------------|-----|
| 院試·····       | 九五  | 木刻雜誌·····     | 一六六 |
| 觀場·····       | 九九  | 譯小說的開始·····   | 一七〇 |
| 讀書與看報·····    | 一〇三 | 蘇滬往來·····     | 一七五 |
| 自文衙弄至曹家巷····· | 一〇七 | 烟蓬的故事·····    | 一八一 |
| 面試·····       | 一一二 | 名與號·····      | 一八八 |
| 父親逝世之年·····   | 一一七 | 劍影樓·····      | 一九三 |
| 父親逝世以後·····   | 一二二 | 結婚·····       | 一九七 |
| 適館授餐·····     | 一二六 | 初到南京·····     | 二〇三 |
| 訂婚·····       | 一三一 | 記蒯禮卿先生·····   | 二〇八 |
| 進學·····       | 一三四 | 在南京·····      | 二一四 |
| 入泮·····       | 一三九 | 金粟齋譯書處·····   | 二一八 |
| 記徐子丹師·····    | 一四三 | 金粟齋時代的朋友····· | 二二四 |
| 求友時代·····     | 一四七 | 重印仁學·····     | 二三二 |
| 西堂度曲·····     | 一五二 | 金粟齋的結束·····   | 二三七 |
| 外國文的放棄·····   | 一五六 | 巡遊譯書處·····    | 二四二 |
| 東來書莊·····     | 一六一 | 回到蘇州·····     | 二五〇 |

|            |     |          |     |
|------------|-----|----------|-----|
| 吳中公學社      | 二五七 | 編輯雜誌之始   | 三五七 |
| 重悼棄養       | 二六四 | 遷鄉三事     | 三六三 |
| 葬事         | 二七〇 | 一天的臨時記者  | 三六八 |
| 到青州府去      | 二七六 | 編輯小說雜誌   | 三七五 |
| 記青州府中學堂(一) | 二八三 | 在商務印書館   | 三八五 |
| 記青州府中學堂(二) | 二九一 | 記余覺沈壽事   | 三九三 |
| 青州風物       | 二九八 | 春柳社及其他   | 三九八 |
| 青州歸來       | 三〇六 | 時報懷舊記(上) | 四〇七 |
| 移居上海之始     | 三一二 | 時報懷舊記(下) | 四一三 |
| 新聞記者開場     | 三一七 | 回憶狄楚青    | 四二〇 |
| 在小說林       | 三二三 | 日本之游     | 四二八 |
| 息樓         | 三二八 | 參觀朝日新聞   | 四三七 |
| 女學校教書      | 三三四 | 記上海晶報    | 四四四 |
| 女學生素描      | 三三九 |          |     |
| 時報的編制      | 三四五 |          |     |
| 集會結社       | 三五五 |          |     |

頁數

頁數

# 釗影樓回憶錄

天 笑 著

## 我的母親

在五歲以前，我是完全不能記憶了，我的知識，就算是從五歲開始了吧。因為我是五歲就上學了。

我的出生，是在蘇州城內西花橋巷一個宅子裏。這宅子並不是我家所有，我家只是租着住居而已。及至我畧知事物，以及五歲上學的年齡，我家已遷到閶門內的劉家浜房子裏了。我所出生的花橋巷房子，直到如今，沒有進去看過。僅在十二歲那年跟隨父親，走過西花橋巷，父親指點給我看：「這是你生出的地方！」我只在門口望了一望。

我們只有姊弟二人，姊姊長我三歲。我家不用奶媽，都是我母親乳養大的。自從我生出以後，姊姊是祖母領去同睡了，我是專依戀着母親了。我記得我是常常捧着母親的面頰，勾着母親的頸項而睡的。

在我七八歲的時候，母親吐過一次血，那時西醫還不會流行到中國內地來，但是中國也知道有些吐血是一種肺癆病，而且要傳染給人的，母親便不許我向她面對面睡在一床了。我因此哭了幾場，母親忍不住了，另設一被，另具一枕，只許我睡在床的另一頭，不許和她親近。

有一天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我便醒了，便爬到母親身上去。那時帳外殘燈未滅，在晨光熹微中，我看見母親面容慘白，似乎是另一個人。我便哭喊道：「噯呀！你不是我的母親呀！你是誰呀？」

母親被我鬧醒，拍我的肩頭說道：「癡孩子！怎的不是你的母親呢？你認認清楚呀！」便對我展開了笑容，遲之又久，我才認清了母親的面容，緊緊的摟着她，惟恐失去了她。後來母親垂淚向父親道：「我的病恐怕是不起了，孩子已不認得我了。」但是後來母親的病，却也漸漸的愈了。

我在七八歲以前依戀母親，沒有一時間離開了她。凡是母親回到外祖家去，我總是跟了去。有一次，母親一個人去了，事前不給我知。我放學回來（那時我是六歲吧），不見了母親，大發脾氣。祖母說：「母親今天就要回來的，吵什麼呢？」便命家中男傭人黃福，擱在肩頭上，到門口迎接母親去。我一定要黃福送我到外祖家，黃福不肯，只有擱了我兜圈子。見一頂轎子迎面來了（那時蘇州。中上階層人家婦女，出門必坐轎子），便騙我說：「母親回來了。」我見轎中端坐的不是母親，又哭。直到吃夜飯時，母親方才回來，我心中方安定。她告訴我說：「因為外祖家的小妹妹，正在出痧子，所以不帶你去。」

我祖母的母家姓吳，我母親的母家亦姓吳。外祖家叫我母親爲六小姐，或六姑奶奶，但她並不排行第六。在兄弟輩，她沒有長兄，僅有一弟。在姊妹間，她有一姊，嫁蔡家，已經故世了，此外僅有一妹，一弟一妹，均異母所出，無論如何，均不會排行第六。我曾問過母親，母親說：「他們從小就這樣叫我，大概是大排行吧？」（按，大排行者，連堂房的兄弟姊妹，都排列進去，中國的大家庭，有這樣的風俗。）

但我對於母親的被呼爲六小姐，始終不明。因為我從未聽說外祖有兄弟，亦未見過母親有堂房姊妹呀。後來我問母親，「也許是一個小名，聲音與六字相同，並非排行第六吧？」於是寫了許多在吳音中與六字相同的字，請母親選擇一個（那時我已經十五六歲了）。母親說：「我又不識字，不必要

一個名字。」（當時中國婦女十分之八九不讀書，沒有名字）我再三要求母親選一個名，母親徇愛兒之請，隨在我所寫的許多字上，指了一個，乃是「菖」字，於是便定了菖字。後來直到母親去世時，我寫她的行述，也用了這個名字。

這個菖字，詩經上有一句「菖竹猗猗」，是與竹有關係的，恰好我父親號「韻竹」，也可以算得有些巧合咧。

我的母親，在我的內心中，在我的敬愛中，直到如今，我稱頌她是聖者。我未見世上女人道德之高，過於吾母者。她不識字，不讀書，未受何等教育，然而事姑，相夫，教子，可以說是舊時代裏女界的完人。這不獨是她兒子如此說，所有親戚朋友中，沒有一人不稱讚她賢德的。

### 上學之始

我五歲就上學，可算是太早了，但近代在五歲時，入幼稚園的，也不是沒有。況且我是在舊曆二月初二生的，也可以算得足四十八個月了。在未上學之先，祖母教我識幾個筆畫簡單的字，我都認識。又以我的父親，在幼年時，適逢太平天國之戰，隨着祖母，奔走逃難，深恨自己從小失學，希望我

成一讀書種子。

我家那時住在城西劉家浜一個宅子裏，這宅子是一個巨宅，裏面住了三家人家。除我家外，一家姓賴，福建人，漢軍籍。一家姓譚似爲安徽人，有些忘了。因爲當時蘇州是個江蘇省城，別省來此做官候補的人很多（清制，本省人不能做本省官）。這賴譚兩家，都是到江蘇來候補的，而在蘇州作寓公。後來賴家有一位叫賴豐熙，譚家有一位叫譚泰來，一個做了吳縣知縣，一個做了蘇州府知府，都是前清時代的地方官，但那時候，他們兩家和我的一家，都已遷出劉家浜這個宅子了。

我的上學動機，和賴家有關係。這一宅子中，譚家住正屋，譚家住花廳，而我們住在花廳對面幾幢樓房中，也有大小八九間房子。雖然花廳前面的庭院很大，院中花木扶疏，還有假山，可是我們和賴家、總是望衡對宇。他們女眷中有一位三太太，和我祖母、母親極爲客氣，以鄰居關係，常常互相餽贈食物。這位三太太，有時穿長袍，作旗裝；有時短襖長裙，作漢裝；因爲她是漢軍的關係也。（漢軍可與滿人通婚，亦可與漢人通婚，成爲滿漢通婚的橋梁。）

因爲三太太有個兒子約摸十三四歲，要請一位西席先生。他們都能說蘇州話，又感於蘇州文風之盛，要請一位蘇州先生。商之於我祖母，我祖母本來預備我要上學，也要請一位開學先生，那就來得正好，便商量兩家合請一位先生。

祖母就託了她的第一女婿，就是我的姑丈尤翼甫先生。翼甫姑丈又託了他的堂兄鼎孚先生，也是我的表姑丈，介紹了一位陳少甫先生（名恩梓），這算是我家與賴家合請的。陳先生朝出暮歸，好在他的家，離館極近，他住在迴龍閣，就在劉家浜南面的一條街，不過是咫尺之間。當時訂明，賴家供一餐午飯，我家供一頓晚點，夜飯是陳先生回家吃了。

我上學的儀式，頗爲隆重。大概那是正月二十日吧？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傭人沈壽，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東西來。一頭是一隻小書箱，一部四書，一匣方塊字，還有文房四寶、筆筒、筆架、墨牀、水盂，一應俱全。這些東西，在七十年後的今日，我還保存着一隻古銅筆架，和一隻古瓷的水盂咧。那一頭是一盤定勝糕和一盤粽子，上學時送糕粽，諧音是「高中」，那都是科舉時代的吉語。而且這一盤粽子很特別，裏面有一隻粽子，裹得四方型的，名爲「印粽」；有兩隻粽子，裹成筆管型的，名爲「筆粽」，諧音是「必中」，蘇州的糕餅店，他們早有此種技巧咧。

停一刻兒，我的母舅坐轎子來了，他是來送學堂的。蘇俗：父親不送學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沒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長輩送。在從前送學堂，要穿禮服來的，現在簡便得多了，只戴一頂紅纓帽，但若是紳士人家，還是要穿禮服的。

書房就在賴家花廳的一個耳房裏，有一個天井，天井裏三面都是高大的牆。有六扇長窗，長窗外有一個花砌，有幾枝天竹之類的小樹。學生只有兩人，就是我和賴家的這位世兄。這位賴世兄，他們家裏叫他大少爺，我當面雖然叫他賴世兄，背後也叫他一聲賴大少爺。

母舅一來，送入書房，便要行拜師禮了。傭人們在書房正中，點上紅燭，母舅拈了香，然後教我朝上拜了四拜，這是先拜至聖先師的孔子，然後在正中擺上一張椅子，然後地上鋪下紅氈單，請先生坐在椅子上，受學生拜師之禮。但我們的陳先生，却不肯坐，只站在上首，而且在我跪下去的時候，他便雙手把我扶了起來，這便算拜師禮成了。

我的坐位，就在先生的書桌傍邊。可憐的是我身體太小，因此在椅子上，放了幾個墊子，還襯上那條紅氈單，便抱了上去了。一面家裏又送上「和氣湯」，這也是蘇州的風俗，希望師生們，同學們



，和和氣氣，喝一杯和氣湯。這和氣湯是什麼呢？實在是白糖湯，加上一些梧桐子（梧桐和音相近），青豆（青與親音相同），好在那些糖湯，是兒童們所歡迎的。

舅舅給先生作了一個揖，說了「拜託拜託」兩句，他的任務完成，便即去了，我就感到單獨。先生早已預備，用紅紙方塊，給我寫了六個字：「大富貴，亦壽考」。教我認識。這六個字中，第一個「大」字，早就認識了，其餘五個，都不認識。先生教了約摸四五遍，其餘的五個字，也都認識了。這一天下午本來也就放假，大概不到兩小時的光景，我也就放學了。

在放學之前，我們這位陳先生是非常道地的，他把我的字版，安放在書包裏。最奇怪的，把我的書包翻轉來包了。說起來我的書包，也大為考究，這也是外祖家送來的。書包是綠綢面子的，桃紅細布的夾裏，面子上還繡了一位紅袍紗帽的狀元及第，騎着一匹白馬。書包角上，還有一條紅絲帶，繫上一個金錢。

臨出書房時，先生還把粽子盤裏的一顆四方的印粽，教我捧了回去，家裏已在迎接了。捧了這印粽回去，這是先生企望他的學生，將來抓着一個印把子的意思。爲什麼把書包翻轉來呢，後經祖母解釋，蘇州有一句俗語：一個讀書人飛黃騰達，稱之爲「書包翻身」，都是科舉時代祝頌之意。